



中秋的月饼

□沈红

“八月十五月儿明呀，爷爷为我打月饼呀，月饼圆圆甜又香啊……”小时候每次临近中秋，在外疯玩的小弟回家时，总会哼唱这首歌，边唱边用眼睛瞅着一旁的父母，意思是告知他们，中秋节快到了，家里可以买月饼了。正在烧火做饭的母亲见到嘴角边还黏有月饼末的小弟，就会翻他一个大白眼，责骂道：“你这个大馋猫，又吃刚子的月饼了？”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月饼是个紧俏品，只有到了中秋节，供销社里才有月饼卖，供应量也很少，常常要排很长时间的队才能用粮票买上月饼。刚子的父亲在供销社工作，家里就刚子一根独苗，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。每次家里买了月饼，刚子总会在村晒谷场上向小伙伴们炫耀，引得如小弟一样的几个小屁孩跟着他跑东跑西，眼馋他手里的月饼。

在一旁看书的父亲见状，站起来对母亲说：“中秋快到了，孩子要吃，我明天下班去买几个吧。”父亲说到做到，第二天我们放学回家时，总能在橱柜上见到父亲买来的月饼。

记忆中的月饼，是清一色简装的苏式月饼，薄薄的，一个一个叠在一起，形成圆柱体。包装纸被月饼油润透，裹在里头的月饼若隐若现，看得我们直咽口水。母亲将买回家的月饼放到灶头，点上三炷香，祭拜完灶公灶婆后，这才将月饼从碟子里拿出，每人一个分给我们弟兄仨。分到月饼的我，喜欢把酥脆的外皮一层层剥下来，边剥边吃，直到剥得一丝不挂，就留那圆圆的馅儿给父亲。

父亲喜吃甜的糕点，尤爱吃月饼。某一年中秋，父亲的学生来看望他，带来了当时颇为流行的广式月饼，盒面花纹清晰，简单朴素，没有现在那种花里胡哨、乱七八糟的包装。里面的“五仁月饼”，馅是由瓜子仁、青红丝、芝麻等组成的，皮薄馅多，口感软糯油润，父亲吃后连呼“好吃，味道不错”。

日子慢慢变好，月饼的口味也越来越多样。知道父亲好吃这一口，每年临近中秋回娘家，我和妹妹都会给他买各种月饼，什么蛋黄、莲蓉、芝麻、火腿月饼、水果馅等等，甜甜蜜蜜，各有风味。但他最喜欢吃的还是芝麻和豆沙口味的月饼，一次可以吃上两至三个，母亲在旁看着，连连劝说道：“年纪大了，消化慢了，介多吃不

得了，身体要吃出毛病来的。”父亲笑笑不以为然。

吃得多，营养摄入就过多了，加上运动锻炼少，父亲体型越来越胖，血压和血脂变得异常。慢慢的，高血压、糖尿病找上门来了。母亲对父亲采取了管控，让他管住嘴、迈开腿，还给我们姐妹下了通牒：不要再买月饼等糕点了，让你阿爹吃得清淡点。

都说岁月不饶人，年岁越大，越像一个老小孩，此话不假。每次我回家，父亲总会孩子似的向我告状母亲对他饮食上的苛刻，发泄他的不满，母亲说：“性命要紧还是吃要紧？为你好哎！”父亲这才怏怏地不说了。

在母亲坚持不懈的努力下，父亲的一些指标慢慢有所降低，一时让我们如释重负阳光灿烂。谁知，让人想不到的是，第二年父亲却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，从起初的手脚抖动不听使唤、吃饭常常掉饭粒，到晚期颤抖得生活不能自理。

父亲生病后期，我们弟兄仨绞尽脑汁想给父亲买他想吃的想用的，可是父亲却只是摇头摆手，说不要。每次回娘家，看到蜷缩在床上、全身颤抖的父亲，我心如刀绞，难受得不行。只能紧紧握住他那抖动不已的双手，以缓解他的痛苦。

八月十五中秋团圆日，我们弟兄带着家人都聚到父母家。孩子们的到来，让父亲的精神好了很多，病情奇迹般地好转起来，早已失尽血色像秋茄子一样的脸上，开始显露出少有的红润，浑浊的眼睛也变得清亮起来。家中一扫沉闷的气氛，重新感受到了久违的欢乐。母亲拿出父亲过去的新衣服给他换上，然后在父亲的背后垫两个枕头，把父亲扶坐起来。

晚上，父亲吃了母亲喂的半碗小米粥，又絮絮叨叨地说起我们小时候的一些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对母亲说：“我嘴巴无味，想吃个豆沙月饼。”一旁的母亲见父亲主动讨吃，也不再顾忌，欢喜地催促我赶紧去集镇买。

都说云遮中秋月，那晚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中秋的月亮迟迟不出来。当时已近晚上10点半了，街上空无一人。乡村的超市本不多，关门的关门，过节的过节，零零星星开着门的两家，却都说月饼卖完了。东问西找，最后总算在拐弯处找到了一家。急匆匆回来的路上，手机里传来母亲急切的声音：风儿，你阿爹走了。放下手机的刹那，悲伤顿时涌上了心头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我没有想到父亲的离去竟会这么快，虽说早有预感，但事情来得如此迅猛，让我措手不及。

从此，在每一个中秋节，在父亲的遗像前，我总会为父亲供上几个他老人家喜欢吃的月饼，那是那一年我欠下的。

心中有片明月光

□毛静波

月亮挂在天幕一角，雍容华丽，泻下一地的银白，如水一般温柔。月光洒在树梢，洒在山腰，洒在天地万物间，如爱人的手，抚平微澜的湖水；似恋人的唇，吻去花草的忧伤；亦如流年的手指，轻轻拂去我眉间散淡的阴霾，寂静，清明。那么，它便是我的月光，是我心中的那片明月光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明月光。“月到天心处，风来水面时。一般清意味，料得少人知。”那皎洁清丽的白月光，于张爱玲，是人们忘之不去的心中爱；于李太白，是游子挥之不去的思乡魂。于我们呢？不，我们太平庸，写不出流芳百世的文字去描绘月光；我们太世俗，配不上去谈论清丽脱俗的月光。但置身于柔和的月光中，却仿佛可以洗去我身上的一缕尘、一抹灰。

月光下的那个小村庄里，外祖父喜欢对月独酌，那青花瓷的酒杯里，盛着月的光华。他在酒杯清冽的米酒中望月，掠去浮光，捕捉人生的圆满。月光铺在他裸露弯驼的脊背上，倍感苍凉。他手中的那杯月光里，是一扇明亮的窗，还是一张崭新的犁铧？他总是用背影面对月光，沉默无言，独饮沧桑。年年复年年，他习惯了独自一人，举杯向月，虔诚地接受月光的洗礼，直到他终于老去。

月光下，那个别扭的小姑娘，总喜欢跟那一轮明月较劲，总是不停地追问别人：“为什么月亮总是跟着我？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？”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。我只好继续纠结着这个别扭的问题，直到有一天，我似乎明白了：月亮跟着你，它便是你的月亮；你抬眼所见的那一片月光，它也便是你的月光，那一片光明属于你。

许多个失意彷徨的日子里，我便会坐在窗前静静地看着那片月光。那洁白的光，如一双温柔的手，抚过心中繁衍的杂草，轻轻地梳、缓缓地理，一点一点清除阴霾，直到月光照亮心房。那一刻，我又会想起月光下的那个小村庄里，外祖父手中那只斑驳皴裂的青花瓷酒杯也会熠熠生光，路旁那堆低矮干裂的土坯墙脚也会生出一簇芬芳。

我把那个小村庄藏在心里，连同那片月光。

心情愉悦的时候，我也会坐在窗前赏月，任月光照洒全身，任心境更加清明。月光中，偶尔会有曼妙的琴声传来，会让我突然想到耳聋的贝多芬，想到在月色荷塘边徘徊的朱自清，想到被罚下天界的天蓬，以及一切疲于奔命的芸芸众生。那一刻，我看到窗下的绿苔在月光下越发蓬勃，那只在墙上逶迤攀行的蜗牛也散发傲娇的光晕。

月光，也令人想到嫦娥的寒凉、玉兔的孤独和吴刚的坚守，也总让人们联想到分离和思念。有人望月思乡，有人对月感怀，但月光却让这种分离、思念和感怀得到了更好的寄托和升华。它可以超越时间和距离，可以超越种族和国籍，甚至可以超越生死……月只有一轮月，但月光却可以普照众生，只要你的心中有月光，你便拥有希望和人生。

你的心中有月光吗？

总第7011期 配图 韩凤平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